

# 羊卜路：想象中的旅行家 與佚名葡萄牙貴族在東南亞諸島

胡安·吉爾\*

人類總是帶着同樣的希望和期盼前行。幾個世紀以來，歐洲擴張時代所激發的是人們持久的夢幻和想象。在為地理大發現之旅所創作的古典作品類型中，最富有啟迪的毫無疑問是幻想文學，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在某一時刻談論着希臘羅馬時期創作的虛構遊記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除了能體驗其中的新奇，同時也能感受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心中的夢想和希望。

很久以前，生活在也許是東地中海某城市的一位男士往東南亞地區做一次幻想之航，讓我們隨行觀察，並藉此機會再現一個葡萄牙人文主義者的形象。

## 羊卜路 (Iambulo) 的旅行

狄奧多·西克魯 (Diodoro Sículo)，是一位與愷撒 (César) 和屋大維 (Octávio) 同一時代的歷史學家，在有關於東方歷史地理的第二部作品結尾部分，他寫到以一次傑出的航海大發現來結束對阿拉伯的描寫是最恰當不過的：羊卜路的印度洋之行，直至發現一個居住着奇異居民的神奇小島。狄奧多 (Diodoro) 略顯蒼白的結尾部分取材於那些毫無關聯的簡單敘述，而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有關書中主人公或作者羊卜路<sup>(1)</sup>的一切或幾乎所有一切。他的名字說明他是閃米特人，雖然並不一定是敘利亞人<sup>(2)</sup>；邁斯納 (Meissner)<sup>(3)</sup> 提到希伯來的 Yabal, Yubal，但奧爾泰恩 (F. Altheim)<sup>(4)</sup> 認為名字起源於阿拉伯語 (ynbl 或 ynblw)：羊卜路很有可能是希臘籍的波斯人。他的生活背景不詳，儘管種種

跡象表明他的年代不會比狄奧多早很多。不管怎樣，羊卜路應該是生活在東方 (敘利亞，或者更確切地說，埃及)，當時與印度的關係達到鼎盛時期，以至於海上航行從波斯灣直接到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 (大約在公元前 3 世紀，或公元前 2 世紀)<sup>(5)</sup> 而不是像先前那樣，要繞過海岸直到巴里加扎 (Barigaza) (布羅奇 Broach)。我們可以想象一下船員到達港口時他們之間的談話，幻想種種奇遇，誇耀得到的貨品，描述所經過的土地上發生的數不勝數的美妙，炫耀自己的機智和冷靜。這些壯舉半真半假，儘管這些勇敢無畏的旅行者有可能萌發過想把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的想法，但是目前除了完全用於商業用途的簡短的《紅海遊記》以外，沒有任何別的記錄。但是，正如前述作品所證明的那樣，確實存在那樣一種文學類型，它很清晰地，沒有任何欺騙性地告訴人們，這就是一部祇存在於想象中的遊記。

\* 胡安·吉爾 (Juan Gil)，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 (Universidad de Sevilla) 教授。他創作了大量描寫伊比利亞半島國家與亞洲交往的作品。在西方及亞洲國家翻譯出版其名著有《大發現中的神話和烏托邦》(Mitos y 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三卷，馬德里，1989)，《紳士與武士》(Hidalgos y samurais，馬德里，1991)，《大可汗的要求》(En demanda del Gran Khan) 和《印度和卡塔伊》(La India y el Catay)。



塞瓦斯蒂安·芒斯特 (Sebastian Munster) 塔普羅班納地圖 (1544)

羊卜路作品，通篇充斥着禁慾主義和犬儒主義學說，在事實和戲謔的穿插中，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現實生活的典範，使我們看到一個真正幸福的美妙世界，也正因如此而遙不可及，它祇偶然存在於大陸的盡頭；抑或祇存在於我們可及的範圍之外。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一書是一個先例，它取材於葡萄牙人對南美洲和印度洋的海上發現之旅。一切的摹倣，不管是喜劇性的還是嚴肅的，必須有一個先例。拿摩爾為例，他是以阿梅里戈·韋斯普奇（Américo Vesputio）的《航海》作為參考；而羊卜路的作品則以真實的印度洋及其島嶼之行為背景。

主人公非常不幸，掙扎在理想和現實、夢想境界和真實世界之間。他是一個渴望求知的文人，但由於父親的去世，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愛好轉而經商。他先後落入由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亞人組成的兩個流亡團夥之手，他作為商人的命運也就此結束了。在兩次身陷囹圄之後，他的生活前途更加渺茫。事實上，羊卜路所處的卑微地位使他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祇能像一個物件那樣任人擺佈。那次特殊的旅行也是強加於他的。羊卜路這個可憐的替人受罪者，被逼無奈地開始了他的海上航行，並成就了大發現，雖然這是一個被事先預見的發現：所有的埃塞俄比亞人事先都知道這個仙境般的小島。正當羊卜路為自己新的生活感到高興時，最後的不幸降臨了，島上的居民把他趕出了這個理想的世界。因此，羊卜路是命運的玩偶，是被命運作弄的一個典型例子。而他最了不起的是，表面看來，他在厄運面前從不反抗，成為又一個陷入不幸的尤利西斯（Ulysses），不作無謂的抗爭，直到度過難關。羊卜路就這樣用自己的耐心戰勝了所有的不幸，這正應驗了那句古老的成語：命運保護那些接受它的人，帶走拒絕它的人。這部作品屬巴羅克式文學，讓人想起希臘小說中的複雜劇情，為情所困的小說主人公，總是被安排遭遇無數的意外。在那些愛情小說裡，貞潔和善行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而在此，人類的苦難是為了襯托神話小島的種

種美妙，那片土地上極其仁慈的居民，與腐敗的羅馬帝國、令人憎惡的巴比倫以及所有陋習形成鮮明的對比。

### 第一個學術角度的論述：一位老葡紳士

奇怪的是，有些輕信者把羊卜路的旅行當成真的了。狄奧多·西克魯就是其中之一（難道他也是通過那些簡單敘述才知道這次旅行？），儘管我們得承認他的輕信有些超乎想象：他怎麼會毫無保留地相信埃文梅洛（Evémero）的描述呢。但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幾個世紀之後，也就是在16世紀30-40年代，一個“葡萄牙紳士”從批評或疑問的角度分析了這篇文章。有一次他去意大利威尼斯，在那裡認識了遊記收藏家吉安巴蒂斯塔·拉穆西奧（Gianbattista Ramusio）並與之成為朋友。兩人深入交談了有關遠東的話題。葡萄牙人通曉拉丁文，據說去過印度和馬六甲。遺憾的是無從考證這個人物，儘管並不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所熟悉<sup>(6)</sup>，但還是被列入了16世紀葡萄牙貢獻給世界的天文學家的行列。有多部有關印度及其島嶼的古典作品。葡萄牙人則耐心地將古時記錄的資訊與自己的親身經歷進行比較；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若奧·德·卡斯楚（D. João de Castro），手中拿着航海圖冒險前往紅海，為的是核對亞歷山大式詩歌中的資料並糾正其中的錯誤。<sup>(7)</sup>事實上，這位老葡紳士對羊卜路的遊記做的就是這種考證。

這位葡萄牙人的年齡和曾在東方的經歷賦予了他很高的聲望。他的身份不詳，卻在威尼斯人驚奇的目光中，對狄奧多的文章進行評論。意外來訪的教授在履行他的職責，手裡拿着一幅“好看而又獨特”的葡萄牙航海圖，設想那個假想的旅行者所經歷過的從“阿拉伯福地（Arábia Feliz）到特羅格洛迪海岸（costa troglodita）”。<sup>(8)</sup>

羊卜路的敘述從他前往香料之國阿拉伯福地<sup>(9)</sup>的商業旅行開始，那次旅途中主人公所在的高隊遭遇搶劫，令他首次身陷囹圄。當他第二次落入埃塞

俄比亞人手中時，則是發生在非洲的故事<sup>(10)</sup>。葡萄牙人手中拿着地圖，解釋說埃塞俄比亞搶劫者和被他們俘擄的羊卜路一起穿過巴伯爾麥克(Babelmandeb)海峽前往當地的特羅格洛迪海岸，希臘人從蔡伊拉(Zeila)港開始神奇的旅行，也就是古人說的阿瓦利特(Avalite)，位於索馬利亞海岸，或者說在馬達加斯加，以前曾被錯誤地稱作奧波內(Opone)，就是現在的哈豐(Hafun)<sup>(11)</sup>。但是，這裡有些與當時的事實不符：往印度的船隻不是從非洲而是從阿拉伯的港口(奧格里斯Óquelis、穆扎Muza或卡內Cané)出發，順着夏季季風的方向前行。這位葡萄牙人很有可能思考過那個時代的情況；16世紀印度的商船在非洲東部的沿海集市上進行交易：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梅林德(Melinde)發現的巴嫩人(Baneanes)就能證明這一點。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葡萄牙貴族列舉的幾個特殊的問題。羊卜路發現的小島周長為5000埃斯塔迪奧<sup>(12)</sup>，位於赤道，因此上空看不到大熊星和其它星星。根據古希臘的天文學理論，塔普羅班納(Taprobana)(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錫蘭Ceilão)被赤道分成了兩半，據此可以看出那時的地理知識是多麼有限。據奧內西克里多(Onesícrito)，周長為5000埃斯塔迪奧，別的一些作者也和羊卜路一樣提到了島上茂盛的植物。有了這些充足的論據，老葡紳士排除了這個小島是錫蘭的可能，因為斯里蘭卡位於北緯七度，它的上空還能分辨出大熊星：羊卜路所說的天堂塔普羅班納，應該是蘇門答臘(Samatra)。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很久以來，塔普羅班納一直被當作是蘇門答臘。這個推斷合乎邏輯。馬可·波羅為了等待順風繼續航行在蘇門答臘(當時被稱作小爪哇)獸了幾個月<sup>(13)</sup>，他在遊記裡寫道，小島的上空既看不到北極星也看不到大熊星座。意大利一些天文學家，像佩德羅·德·阿巴努(Pedro de Abano)<sup>(14)</sup>，純粹從邏輯的角度推斷這個巨大的島嶼祇能是塔普羅班納。這一說法以後得到了證實。尼科洛·迪·孔蒂(Nicolò di Conti)

在塔普羅班納的一個城市中居住了一年，*quae Sciamuthera eorum lingua dicitur*，旅行家波焦(Poggio)這樣評論。<sup>(15)</sup>

在弗雷·毛羅(Frei Mauro)繪製的地圖上，有一個圖例說明“蘇門答臘島在塔普羅班納之上”(XIII, 38)，而另一個插圖說明甚至指責《托勒密體系》(Ptolomeu)弄錯了：“《托勒密體系》本想畫出塔普羅班納卻祇畫了錫蘭”(XIV°A 49)<sup>(16)</sup>。1498年，哥倫布試圖經過另一個地方<sup>(17)</sup>，也就是往西經過赤道到達塔普羅班納。在16世紀繪製的圖上，這兩個島被當作是同一個。在坎蒂諾(Cantino)，卡韋里奧(Caverio)，或奧利韋里阿諾(Oliveriano)，J·勒伊斯(J. Ruysch)(1508的《托勒密體系》)<sup>(18)</sup>，洛普·奧梅姆(Lopo Homem)(1509)，舍恩納(J. Schoener)<sup>(19)</sup>，胡安·韋斯普奇(Juan Vespucci)(1524)，F·萊穆瓦納(F. Le Moyne)<sup>(20)</sup>，米蓋爾·塞爾韋特(Miguel Servet)(1535的《托勒密體系》)，G·墨卡托(G. Mercator)(1538)，阿皮阿諾(Apiano)(1548)繪製的世界地圖中，蘇門答臘就是達塔普羅班納。據費爾南·洛佩斯·卡斯塔涅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sup>(21)</sup>，蘇門答臘“就是古天文學家稱為塔普羅班納的那個地方”。加費塔(Pigafetta)持同樣的觀點<sup>(22)</sup>，印度問題的西班牙專欄作家們也是這樣認為：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當說到蘇門答臘時，他寫道：“古人稱之為達塔普羅班納”<sup>(23)</sup>；弗郎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馬拉(Francisco Lopez de Gómara)<sup>(24)</sup>以及胡安·洛佩斯·德·貝拉斯科(Juan López de Velasco)<sup>(25)</sup>也是這樣認為的。1558年，胡安·萬德·斯洛特(Juan van der Slooter)也這樣提到塔普羅班納：*quae nunc Samataram uocant*<sup>(26)</sup>。因此，在這一點上看法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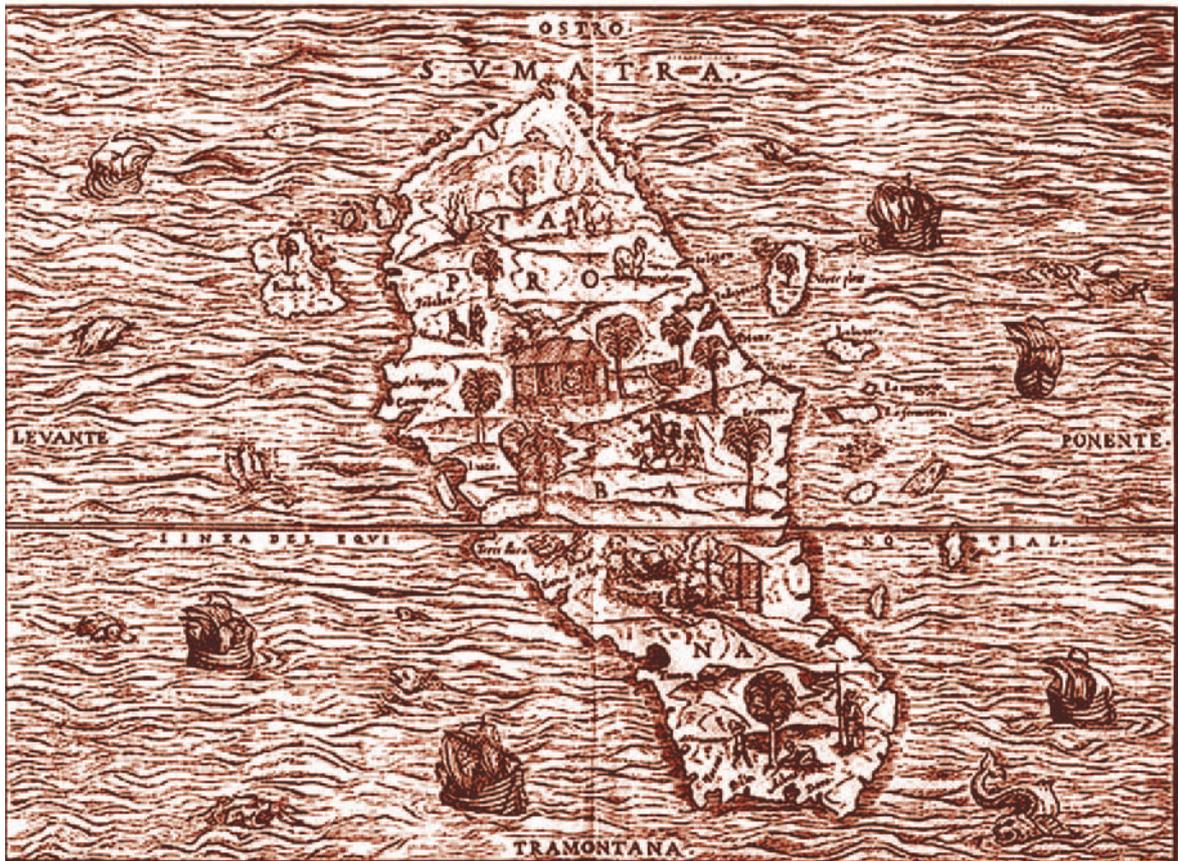
因此，這位老葡紳士把羊卜路所說的島和蘇門答臘/塔普羅班納聯繫起來並沒有錯：正如後面所解釋的那樣，祇有從蘇門答臘出發才有可能用四個月時間才到達本加拉(Bengala)海灣<sup>(27)</sup>；另外，

古人所說的 5000 埃斯塔迪奧相當於葡萄牙人繞蘇門答臘東海岸一周 600 海里。羊卜路的島是一個由七個島嶼組成的群島。<sup>(28)</sup>奇怪的是，中世紀的天文理論也認為蘇門答臘是這樣的位置：“小爪哇，富庶的島嶼，八個小島組成了八個王國”，弗雷·毛羅 (Frei Mauro) 這樣說 (XIII, 34)。八很有可能又變成了七，因為七是一個更有神奇象徵意義的數字。葡萄牙紳士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個群島是由七個島嶼組成，儘管後來拉穆西奧 (Ramusio) 以肯定的語氣一再強調：大爪哇 (Java Maior) (婆羅洲 Bornéu)，小爪哇 (Java Menor) (蘇門答臘)，婆羅洲，帝汶，馬魯古群島。

葡萄牙紳士的說法在 19 世紀時期仍然在吸引着拉森 (Lassen)，他沒有提及以前的說法，就認為這七個島嶼是爪哇，巴厘 (Bali)，龍目 (Lombok)，

松巴哇 (Sumbava)，弗洛勒斯 (Flores)，西里伯斯 (Celebes) 和婆羅洲。<sup>(29)</sup>英國上校格里尼 (G. E. Gerini)<sup>(30)</sup>肯定了這種猜想，在已往提到過的種種相似基礎上，他寫道，在蘇門答臘島上，有溫泉，一種有毒的植物，陽光直射在地面，不會形成陰影，巴達克人 (Bataques) 有在垂直的柱子上從上到下，從左至右書寫的習慣，還有，《托勒密體系》提到穀物和島名的關係 (Iabadiu，也就是 Yavadvipa，大麥之島)；結論是，羊卜路的故事是“迄今為止能夠想象得到的最為神奇的”。

葡萄牙紳士把塔普羅班納和蘇門答臘混為一談的說法排除了一種富有啟迪的可能：那就是加斯帕·巴雷羅 (Gaspar Barreiras) 的觀點，他是若昂·德·巴羅佐 (João de Barros) 的侄子，對古代和現代地理很感興趣，1561 年他在科英布拉出版的《地



G. B. Ramusio (G. B. 拉穆西奧)，蘇門答臘 (1566)

理》一書，記錄了巴達霍斯（Badajoz）於1546年的米蘭（Milão）之行，那是在《航海和旅行》（威尼斯，1550-1559）出版的前四年。據我所知，巴雷羅沒有到過印度，他所持的天文學理論與拉穆西奧（Ramusio）的朋友老葡紳士的觀點截然不同，在《奧費爾地區回憶錄》<sup>(31)</sup>中，他準確地認為塔普羅班納就是錫蘭；在他以前，巴羅佐也持同樣的觀點，並用大量的資料加以佐證<sup>(32)</sup>，在巴羅佐之前，一些學者，象埃吉迪奧·德·比特沃（Egídio de Viterbo），在1507年紀念葡萄牙人到達錫蘭<sup>(33)</sup>時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現在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這個葡萄牙評論家何以花費這麼大的精力，在一篇以傳說為基礎，而且對事實進行過加工、有着明顯摹倣痕跡的文章中尋找精確的資訊？在大量描述中所包含的許多細節，不僅讓人無法分辨出準確的位置，而且為探究真實<sup>(34)</sup>增加了不確定性。羊卜路列舉了自然界的種種神奇，其中提到一種形似甘蔗的植物，菓實類似豌豆，可以用來做麵包。於是引發了確認菓實究竟為何物的困難。老葡紳士<sup>(35)</sup>認為這種麵包是玉米，形似鷹嘴豆，是當時整個埃塞俄比亞及印度西部島嶼和陸地居民的主食，玉米在葡萄牙語中被稱做印度玉米；也就是被拉穆西奧誤認為的玉蜀黍。有些現代哲學家，像克羅爾（Kroll），相信在羊卜路的描述中找到了有關大米的模糊陳述。而另一些哲學家，像拉森（Lassen），認為麵包指的是西米，因為它的製作過程在某種程度上與文中描述相似。<sup>(36)</sup>但是，我們無法要求羊卜路提供更準確的資料；如果這樣要求的話，就好比逐字逐句去追隨以摩爾的《烏托邦》為基礎寫成的葡萄牙人大發現的故事。“老葡紳士”沒有弄清楚的是：文學不能等同於科學。

另一方面，令人奇怪的是，這個不知名的葡萄牙紳士，雖然精通拉丁文又熟知東方歷史，卻輕易地相信了羊卜路筆下的一切神話，很多甚至是很不可信的。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西班牙人在向西擴張的過程中，相信找到了位於新大陸的印度所

有的神話。哥倫布及其同仁看到了（或者說相信看到了）在安蒂亞（Antilha）島上的女鬥士、獨眼巨人、狒狒和獅身鷹頭獸：這是他們達到了目的之證明。之後，魔鬼和神怪遠遠地躲到了陸地，直到最後退回到太平洋中。<sup>(33)</sup>

葡萄牙人似乎更理性，他們不會被幻想所迷惑。但深究之下，還是會發現在理性的外表下，隱藏着虛幻和空想。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頗有文化層次的男人被羊卜路的神話和那片神奇土地所折服；有必要提醒的是就在蘇門答臘的附近，葡萄牙人發現了整個16世紀<sup>(38)</sup>以來不懈尋找的黃金之島。而且，意大利天文學家喬瓦尼·洛倫佐·阿納尼亞（Giovanni Lorenzo Anania）認為羊卜路的島嶼是蘇門答臘和奧弗（Ofir）<sup>(39)</sup>。必須承認的是，一般來說，歐洲人很快就接受了人們所說的東方，不管有多麼非同尋常和荒謬。在那神話般的東方世界裡，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以至於第一個誘惑了歐洲的謊言產生於公元前1世紀，像羊卜路那樣，從未到過印度，或者像老葡紳士那樣，直到16世紀才踏上他所要考證的土地。

老葡紳士的嚴謹和邏輯性思考說服了拉穆西奧，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了他這位客人朋友的評論，但沒有提及其姓名。這些理論繼續在一個博學的聖經學者新教徒薩穆埃爾·博沙爾（Samuel Bochart）那裡引起反響。在17世紀，他毫不猶豫地確認在塔普羅班納上羊卜路所說的島，那時已被正名為錫蘭；博沙爾用了二十一個論據駁斥“偉大的地理學家墨卡托（Mercator），尤柳斯·斯卡利傑爾（Julius Scaliger），拉穆西奧斯（Rhamusius），歐羅西奧斯（Orosius），和施圖基烏斯（Stulius）的觀點，他們傾向於認為是蘇門答臘<sup>(40)</sup>；其中的三個論據（17，19和20）是基於羊卜路提供的不太可信的資料。幾年之後，荷蘭大學者伊薩克·沃斯（Isaac Voss）仔細研究了希臘羅馬和斯里蘭卡有關塔普羅班納的論著，也認可等同於錫蘭的觀點，拒絕接受若昂·德·巴羅佐提出的一種可能：一場災難可能淹沒了大部分島嶼，正如當地人所說的那

樣<sup>(41)</sup>；但沃斯 (Isaac Voss) 毫不費力地確認羊卜路的島嶼就是塔普羅班納／錫蘭。<sup>(42)</sup> 18 世紀的韋塞林 (P. Wesseling)<sup>(43)</sup>，以及 20 世紀的施瓦茨 (F. F. Schwarz)<sup>(44)</sup> 和埃德勒斯 (W. -W. Ehlers)<sup>(45)</sup> 也持同樣的觀點。讓我們把這一切交給哲學家來對古代著作進行闡述吧，話題回到羊卜路。

### 一般借鑒

這次想象中的旅行給我們提供了一般意義上的借鑒，因為它使發現者們的渴望和幻想臻於完美。

一、奇迹和怪事總是發生在封閉神秘的島上，以方便造夢，不管這個夢是令人愉快的還是可怕的。<sup>(46)</sup> 就像是《奧德塞》(Odiseia) 中那樣，尤利西斯 (Ulysses) 的離奇經歷發生在卡利帕索 (Calipso)，奇爾切 (Circe)，波利法姆 (Polifemo) 島上。布蘭當 (S. Brandão) 則去尋找隱藏在荒島上人迹罕至的海洋天堂。所羅門 (Salomão) 礦藏在整個中世紀都被埋藏在索羅門島上。還有托馬斯·摩爾 (Thomas More)《烏托邦》中和魯濱遜·克魯索 (Robinson Crusoe) 的神奇小島。

二、羊卜路的島嶼處於一個神秘的位置：赤道，一些著名的天文學家認為那是無人居住的熱帶。那裡白天和黑夜一樣長<sup>(47)</sup>，古希臘人從平達羅 (Píndaro) 開始就總是把充滿財富的島嶼安排在那裡。神奇的赤道蘊藏着世上最豐富的財寶：金，銀，寶石，香料。在許多聖經詮釋者們看來，天堂也是在赤道。因此，羊卜路有意識地在場景中運用了天堂的元素也就不足為奇了。島上居民愉快地生活在綠草地中，就像天堂上的人們在迷人的園中幸福地又唱又跳一樣。老葡紳士運用的是逆時代的概念，他讓詩人荷馬 (Homero) 在文中微笑，還把神話中的阿爾西諾 (Alcino) 樂園與他親眼見過的植物繁茂的赤道聯繫在一起。故事把我們帶到一個奇幻的世界，其原因就在於其實是把我們帶到位於赤道的島嶼。

三、純粹的虛構是不存在的：人們祇有在想象的世界裡才會杜撰故事。羊卜路虛構的情節來源於

有關遠東的傳說和他閱讀的墨伽斯底涅 (Megástenes)，奧內西克里多 (Onesícrito) 和尼亞爾庫 (Nearco) 所寫的看似逼真的作品，摹倣的痕跡非常明顯。<sup>(48)</sup>

羊卜路的島嶼因太陽而存在，當地人酷愛陽光。在《奧德塞》中曾出現太陽島。而在此，它離太陽有多近，當地人對太陽的崇拜就有多大。尼亞爾庫也寫過一些可怕的神話，說的是一個神秘的太陽島，任何人無法在島上登陸，因為會徹底消失<sup>(49)</sup>；在塔普羅班納島和陸地之間也有一個太陽島<sup>(50)</sup>；在塔普羅班納東海岸有一個太陽港口<sup>(51)</sup>叫太陽水<sup>(52)</sup>。太陽在羊卜路的故事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星星的地位卻還不止於此：赫利奧波利斯人 (赫利奧波利斯 Heliópolis，選擇了這個名字也許包含了不為我們所知的某種譏諷意思，也許揭示了作者的出生地) 也十分崇拜能夠“覆蓋一切”的天空。另外，占星術通常在神話島民中流傳；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對行星象徵意義的尋求，這體現在整個故事中反復提到“完美數位”7<sup>(53)</sup>：魔幻島嶼有七個小島組成，當地人語言有七個字母，主人公在島上住了七年<sup>(54)</sup>：根據詩人荷馬<sup>(55)</sup> 尤利西斯 (Ulysses) 在卡利帕索 (Calipso) 島也住了同樣的時間。這種在天文現象中慣用的手法卻被中世紀的航海家們安在了塔普羅班納島民身上：尼科洛·迪·孔蒂 (Nicolò di Conti)<sup>(56)</sup> 寫道，統治錫蘭的是獻身於占星術終生過着簡樸生活的婆羅門教哲學家；據馬丁·貝海姆 (Martín Behaim)<sup>(57)</sup>，錫蘭人 *sindt gross, stark leut und gut 'astronomi'*。

神秘的東方在它的黃金時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它的居民都很長壽。羊卜路的島民能活到 150 歲，這也是茨特賽厄斯 (Ctésias)<sup>(58)</sup> 加給印度人的壽命，到了這個年齡就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普林尼 (Plínio) 的阿塔科人 (átacos) (神秘國度 Uttarakuru 烏達臘庫魯的居民們) 由於對生命的厭倦而選擇去死；據說北歐人也是如此。自願離開人世是古代遠東地區的一個特點，但在此也反映了羊卜路那個時代對於自殺的看法<sup>(59)</sup>：先知者、斯多噶主

義者、犬儒主義者和信奉婆羅門教者，當生活不能自理也就是在身體成為靈魂羈絆之前，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

印度或者別的神奇土地上的居民的另一個特徵是個子都很高。赫利奧波利斯人的高度可達四個古長度單位（côvado）<sup>(60)</sup>，在那個時代這是很可觀的高度。他們最重要的體格特徵是骨骼富有彈性，這個特點在當今的科幻小說中被廣泛運用。

另外一些特徵則是神話世界的共性。羊卜路的島民們舌頭是裂成兩半的，因此能夠說各種語言，發出各種聲音。這可以追溯到遠古的海洋傳說。根據後期拉丁作品《魔鬼書》（*Livro dos Monstros*）說紅海（或者是，印度洋）的島民會講各種語言，把航海者騙到島上，然後把他們吃掉。<sup>(61)</sup>這個不同尋常的特性在這裡被不恰當地應用，讓人想到笛聲，或者聯想到一種賦有技藝的可怕的動物 corocota。最後還讓人想起阿拉伯人以雙舌聞名<sup>(62)</sup>；這個形容詞“雙”似乎意味着邪惡，但同時也表明了這些居民通曉多種語言的能力。舌頭裂成兩半的特點，我認為<sup>(63)</sup>可能與島民鼻腔內有兩個懸雍垂相對應：兩者都是發聲必需的器官，這些器官都有兩個，也就使他們擁有了上述的奇特本事。

還有一些屬於神話世界共性的細節。羊卜路在文中提到，一種小動物的血液有把斷肢接上的功效。而奧多里科·德·波德諾內（Odorico de Pordenone）的作品托斯卡納版本則把這種功能賦予了魚。可能這是同一個傳說，但敘述方式不同。

至於其它一些奇事的來源可能也是如此：茨特賽厄斯（Ctésias）就曾描述過前所未有的泉水和湖泊；這是一個很多次被重複的傳說，當說到印度時更是被擴大了。舉例說明，茨特賽厄斯（Ctésias）<sup>(64)</sup>提到一處泉眼常年流淌金子，足可以裝滿一百個瓦罐。與此類似，弗雷·毛羅（Frei Mauro）收集的煉丹士們在拉莫里（Lamori）島的壯舉：“傳說在這個島上有一種泉水，把鐵放進水裡會變成黃金。”<sup>(65)</sup>而在安達曼湖（Andamán）：“傳說在這個島上，有一個湖，把鐵放進湖水裡，會變成黃金。”<sup>(66)</sup>

四、遊記在其描述的同時一般都帶有說教的意圖：與其他民族的相遇會激發歐洲人的自尊，或者引發對“好野人”的贊揚。羊卜路的遊記屬後者，清楚地記錄着被他稱為神奇島民的生活習慣。母系社會、男女混居一直是一些哲理性喜劇嘲諷的話題。在此我們祇舉出兩部有代表性的：柏拉圖的《群體》（*República*）和阿里斯托芬（Aristófanés）的《女性群體》（*Assembleia de Mulheres*）。因此，毫不奇怪，被羊卜路發現的居民也有這樣的習俗，這是保持社會和諧的最好方式：孩子們屬於大家，沒有偏愛，充滿友愛，並非完全是虛構。關於在一些特定的野島上，不管合理與否男女混居的現象，中世紀以及現代的旅行家們談論頗多。奧多里科·德·波德諾內（Odorico de Pordenone）<sup>(67)</sup>對拉莫里島（蘇門答臘）如此開放的習俗感到恐懼。當看到在加爾各答（Calcutte）的女人們隨意更換丈夫時，孔蒂（Conti）和瓦爾泰馬（Varthema）也感到十分驚訝。

雖然在上述情形下不是很明顯，但是母系群體通常是掌握財產的群體，這是柏拉圖筆下的古典烏托邦作品中最重要特徵之一。羅馬人熟悉的農業群體，像瓦瑟斯人（Vaceus）<sup>(68)</sup>和蘇維彙人（Suevos）<sup>(69)</sup>，很快被美化成了“好野人”的又一個優勢，比虛偽的文明人強一百倍。賀拉斯（Horácio）<sup>(70)</sup>稱贊赤塔人和蓋塔人，因為他們常年在田裡輪流工作，這說明他們沒有私有財產；也因為這個原因，土地沒有標記。埃布德斯（Ebudes）島上的居民也是這樣的群體，是對索里諾（Solino）的補充。<sup>(71)</sup>這個虛構的原始人的形象16世紀又得到了再現，人文主義者像佩德羅·馬蒂爾·德·安格萊里亞（Pedro Mártir de Angleria）把安蒂亞島上，全身赤裸、性格單純猶如天堂上的亞當般的印第安人形象放於黃金時代。

總而言之：在羊卜路的遊記中，對所有地理發現的內容都有敘述，說教的意圖很清晰，但取悅讀者的願望卻並不明顯；這是一個典型的寓教於樂的作品。古典作品的魅力使人們把這部烏托邦式的小說當真

了：它在各個方面的都有指導意義，因此導致了老葡紳士試圖將文學的虛構和他所親身經歷過的東南亞等同起來，這種努力卒以失敗告終。

### 遊記譯文

§ 55. 在詳細說明發現島嶼的原委之後，現在簡單描述一下這個正午時分在海洋中發現的島嶼和有關它的種種奇妙事情。羊卜路自幼年時代起就渴望求知；從商的父親去世之後，他不得不開始經商。他沿阿拉伯海岸去香料之國的途中，與同伴一起落入強盜手中。起初，他和另一個被俘的同伴一起成了牧人；隨後他們又被一些埃塞俄比亞人抓走，一直被帶到埃塞俄比亞海岸。兩人都成了俘虜，作為外國人，必須接受這個國家的懲罰。<sup>(72)</sup>事實上這是埃塞俄比亞地區特有的傳自遠古時期並受神靈保護的禮儀程式，從二十代以前就開始實行，也就是六百年前，基於一代按三十年計算。<sup>(73)</sup>由於處罰的是兩個人，那些人準備了大小合適能夠抵禦海上風暴並方便兩個人操縱的船。就這樣，裝好了足夠兩個人吃六個月的給養之後，讓他們上船並命令他倆按照神的旨意揚帆，還要求他們向南航行，告訴他們務必要到達那個有着善良居民的福地，並在那裡幸福地生活；當地人還說，如果他倆能活着到那個島，居民們能在祥和幸福中再過六百年；但如果他倆被海上的驚濤駭浪嚇退，將被當作無神論者和對整個城市有害的人而招致更嚴厲的懲罰。接着埃塞俄比亞人在海邊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儀式，儀式接近尾聲的時候，給將要出發的人戴上花環，然後強迫他們出發去履行島民對他們的懲處。經過四個月海上風暴的洗禮之後，他們到達了所說的那個周長為 5000 埃斯塔迪奧的圓形島嶼。<sup>(74)</sup>

§ 56. 當他們快靠岸時，有一些島民迎了出來，並幫着把船牽向岸邊。另一些人紛紛跑出來，對有外國人來訪感到驚訝，但還是很友好地接待他們，並與他們分享土地的贈與。島上居民不管是在體格

特徵還是在生活習慣上，都與我們這個世界的人截然不同。事實上，他們的體形很相似<sup>(75)</sup>，高度都超過四個古長度單位，骨骼可以伸長一倍，然後又恢復原狀，像有彈性。<sup>(76)</sup>身體很柔軟，但比我們強壯：當他們手裡抓住一樣東西，沒有人能把它拿走。除了頭髮、眉毛、睫毛和下巴鬍鬚以外，他們身上別的部位連一絲輕微的汗毛都沒有。長得很帥，身體的比例也很勻稱。鼻孔<sup>(77)</sup>比我們的要寬，鼻後部戴着鐘狀物。舌頭也很獨特，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像是人造的；舌頭裂成兩半，到一個特定的位置，再往裡去就分成兩條，以至於到了根部就成了兩根舌頭了，因此它們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不僅能夠摹倣所有人類的聲音和說話聲，還能摹倣鳥叫聲，總之各種聲音；而且，最讓人吃驚的是，如果遇見兩個人，他們能與兩個人同時交談，應答如常並對事情作出判斷，左舌與這個人說話，右舌則與另一個人說話。在這片土地上，氣溫適宜，相當於生活在赤道，不冷不熱。一年四季樹上都菓實累累，正如詩人所說：“熟透的梨壓着梨，蘋果壓着蘋果，葡萄壓着葡萄，無花果壓着無花果。”<sup>(78)</sup>白天和黑夜一樣長，中午時分陽光照射不會留下影子，因為太陽在正上方。

§ 57. 許多家庭在一起共同生活<sup>(79)</sup>，家庭成員一般不超過四百人。他們的時光在草地上度過，土地給了他們足夠的食物，由於氣候溫和，慷慨的土地上自動長出充足的食物。那片土地上還盛產一種植物，結出很多像白豌豆的菓實；收穫菓實在熱水中浸泡，直到變成鴿子蛋大小，然後用雙手將它壓碎，最後做成麵包，味道香甜，煮熟就吃。島上有很多泉水，一些熱氣騰騰，適合在裡面洗澡和休息，另一些則涼爽愜意，有強身健體的功效。他們注意掌握各種學科，尤其是天文學。使用二十八個字母表達各種聲音<sup>(80)</sup>，單詞字母則不超過七個，因此一般單詞相當於四個字母，然而不像我們這樣平行書寫，而是豎着寫。<sup>(81)</sup>人們的壽命很長，能活到一百五十歲，一般不會得病。對於肢體傷殘或有其它殘疾的人，法律無情地強迫他們結束生命。他們

之間約定俗成活到一個特定年齡，一旦到了這個年齡，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去死：地上長着一種奇特的草<sup>(82)</sup>，誰躺在上面就會睡着，並不知不覺地輕輕鬆鬆就死去。

§ 58. 男人們不結婚，共同擁有女人，共同養育孩子，並以同樣的方式愛這些孩子；孩子還小時，哺育他們的母親會中途更換，所以連母親們都不知道哪個是自己親生孩子。這樣一來，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競爭，沒有窩裡鬥，一切皆以和諧為重。

動物的體形很小，但身體特徵和血液功效都很奇妙；它們是圓的，和烏龜很相似，身體的表面有兩道呈十字形的黃色條紋，身體兩邊各有一雙眼睛和嘴，因此有四隻眼睛兩張嘴，但食物都集中到唯一的喉嚨，並通過它吞咽，胃也是唯一的；就像它身上所有新奇事一樣，它的內部器官都是唯一的。圓形身體下部的周圍有許多條腿，幫助它往想去的方向移動。這些動物的血液有神奇的功效：能立刻接好活體身上的斷肢，如果斷的是一隻手或其它類似部位，傷口又是新的，能使其癒合；對身體其它部位也是如此，祇要不是在致命的位置。

每個群體都會養一隻碩大無比的怪鳥，並用它來考驗幼兒的精神力量。大人把孩子放在鳥背上與鳥一起飛翔，能夠經受這種飛行的孩子將被繼續撫養，而被嚇壞的孩子，會被拒絕，認為這樣的孩子活不長，其品行不值得尊重。<sup>(84)</sup>

每個群體都由最年長者統治，就像國王一樣，所有的人都要服從他；當統治者滿 150 歲，根據法律主動結束生命後，還是由最年長者繼任。島嶼四周海浪滾滾，潮漲潮落<sup>(85)</sup>，海水帶着一股甜味。這邊看不見那邊的星座，因此看不到大熊星、小熊星和其它許多星星。島嶼由七個大小相似的小島組成，每座小島間隔相同的距離，都有着同樣的習俗和法律。

§ 59. 雖然自然界給予足夠豐富的各種食物，生活在那裡的人卻不因此過份濫用，祇是適度享

用，維持必要的食量。肉和其它所有食物都是烤着吃或煮着吃；完全沒有讓廚師用各種醬汁和調料製作美味的概念。像神靈那樣崇拜宇宙間的一切<sup>(85)</sup>，太陽以及所有的天體。擅長釣魚和打獵。那裡植物繁茂，菓實纍纍，從橄欖樹和葡萄樹的菓實中榨取大量的橄欖油和葡萄酒。<sup>(86)</sup>有一種形狀奇特的蛇，不會對人造成傷害，它的肉不僅能吃，而且味道鮮美。一些杆莖類植物內部長出光亮柔軟的毛<sup>(87)</sup>，將這些毛煮後與壓碎的貝殼混合在一起，能做成漂亮的紫紅色衣服。動物的身體結構非常奇特，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有關食物的攝取，有一個約束他們的常規：所有的人不同時吃飯，也不吃同樣的食物。在特定的日子裡，有時吃魚，有時吃禽類，有時則吃陸地動物，他們也吃油橄欖和一些水菓做成的小吃。他們輪流互相服務，輪流釣魚、做手工和其它一些有用的工作<sup>(88)</sup>；除老人外，其他人都要定期承擔一些公共事務。慶典或節日的時候<sup>(89)</sup>，他們通常要唱贊美神靈尤其是贊美太陽的頌歌，因為他們和這片島嶼是因太陽而得名。<sup>(90)</sup>

死去的人在退潮時被埋葬在沙灘上，以便漲潮時將墳墓覆蓋。產菓實的植物直徑與皇冠一樣大<sup>(91)</sup>，上弦月時，它的體積會變大，在下弦月時則縮小。<sup>(92)</sup>溫泉的水是淡水，而且有益健康，它總是熱的，祇有當與涼水或葡萄酒混合時，才會變涼。

在島上過了七年之後，羊卜路和同伴被島民認為是惡習不改的壞人而被驅逐。兩人備好船並在船上裝了食物之後，就被迫離開了。經過四個月航行，他們來到了有着流沙和壞人的印度。同伴在海浪中失去了生命，羊卜路則被海浪沖到一個村莊，他被當地人帶到帕利波特拉（Palibotra）城去面見國王<sup>(93)</sup>，路上花了很多天時間。崇尚知識又是希臘人朋友的國王認為他應該得到很大的幫助。他最終憑通行證先到波斯，然後安全到達希臘。羊卜路覺得自己經歷的一切值得把它們描寫出來，他還增加了許多有關印度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 【註】

- (1) 羊卜路的作品是溫斯頓 (D. Winston) 博士論文的課題：《羊卜路，希臘式烏托邦文學研究》(*Iambulus, a Literary Study in Greek Utopianism*)，論文集，哥倫比亞，1956，頁136，但我沒有讀過。蒙希爾 (R. Munscher) 在《古代科學史發展年度報告》(*Jahresbericht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CXLIX 183-86 中列舉了一些批評的觀點。維納爾齊克 (Winiarczyk) 對其中主要的問題有一個很好的概括。而從文學的角度的分析是出現在霍爾茨貝格 (N. Holzberg) 的“烏托邦和神奇的旅行：歐赫邁羅斯，羊卜路” (*Utopias and Phantastic Travel: Euhemerus, Iambulus*)，G. 施麥玲 (G. Schmeling) (出版)，在《古老世界中的小說》(*The Novel in the Ancient World*)，萊登 (Leiden) 1996 年，頁 621 起；他為狄奧多的辯護顯得多少有點天真。
- (2) 羅德 (Rohde)，《希臘·羅馬》，頁 241，n.1。
- (3) 阿普德·克羅爾 (Apud Kroll)，頁 683 往後 23 頁 Jabbul 在希臘語中有可能念成 Iambulos (雙鼻輔音就像 Habbaquq 念成 Ambakuk)。
- (4) 《希臘時期的亞洲史》(*Weltgeschichte Asiens im griechischen Zeitalter*)，哈勒 (Halle)，1948，第二部，頁 155。
- (5) 羅斯 (H. J. Rose)：〈羊卜路的日子〉(*The Date of Iambulus*)，古典文學季刊，33 期，1939，9-10) 猜測其中提到的赤道地區的溫度有可能是附和波塞多尼烏斯 (Posidónio) (見克萊奧姆尼 Cleómedes，16，3-2)；羊卜路應該是生活在公元前 1 世紀，可能與狄奧羅是同一時代的；但是很快塔恩 (W. W. Tarn) (“羊卜路的日子——註釋” *The Date of Iambulus, A Note* 古典文學季刊，33 期，1939，193) 反駁了這個觀點：有關赤道氣候的理論是根據埃拉托斯特涅斯 (Eratóstenes) (見《埃斯特拉博》*Estrabão*, II, 97)；他認為羊卜路是屬於古希臘文化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公元前 3 世紀。從這個觀點看就更清楚了：羊卜路的原形出現《埃文梅洛的神聖記錄》(*Registro Sacro de Evémero*)，作品的創作於公元 4 世紀的最後幾年，也是描述從阿拉伯福地到印度洋群島的航行，其中一個島是班卡亞 (Pancaya) (狄奧羅·西克魯，V 41-46，VI，自 1 起；雅各比 Jacoby, F Gr Hist 63 2-3)。
- (6) 比如，維納爾齊克 (Winiarczyk，頁 139) 當提到拉穆西奧的“演說”時，沒有提及他。馬里卡·米拉內西 (Marica Milanesi) 甚至認為這個人物是拉穆西奧 (Ramusio) 編造出來的，但這個假設我覺得沒有根據。一次偶然的機會，卡門·勒杜萊茨 (Carmen Radulet) 教授對我說，馬里諾·薩努多 (Marino Sanudo) 曾提到過那個葡萄牙人；但這個說法很難得到證實；J. M. 加西亞 (J. M. Garcia) 認為他是安東尼奧·加爾旺 (António Galvão)。
- (7) 若昂，喜歡獵奇，他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善於接受其它文化，總是問一些問題，並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他的其中一個記錄阿拉伯歷史的筆記本，被商人拉斐爾·瓜爾蒂埃利 (Rafael Gualtieri) 保存下來，現在在賽那 (Siena) 鎮圖書館 (阿森西奧 E. Asensio，第三次葡萄牙-巴西問題研討會，*III Coló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os Luso-Brasileiros*)，若昂·德·卡斯楚 (D. João de Castro)，搜集的阿拉伯歷史，里斯本，頁 395 起，我知道這篇文章是得益於我與洛羅瑞 Rui Loureiro 的友誼。
- (8) 見拉穆西奧 (Ramusio)，頁 903 起。
- (9) 根據羅德的《希臘·羅馬》頁 244 n.1)，又據克羅爾 (RE, c.681, 37 頁起)，香料的產地指的是索馬里海岸。有幾次被這樣認為；但在通常情況下，就像羊卜路提到的，祇能理解成是也門的香料海岸。奧爾德法瑟 (Oldfather) (65 頁 n. 2，接受了卡倫伯格 (Kallenberg) 的觀點) 和維納爾齊克 (Winiarczyk) 認為是阿拉伯。
- (10) 見《印度和卡塔伊》(*India y Catay*)，頁 526。
- (11) 拉穆西奧 (Ramusio)，頁 905。
- (12) 埃斯塔迪奧 (Estádio) 是長度單位，約合 125 步，206.25 米。
- (13) 根據拉丁文本 (III 16) 是兩個月，卡斯蒂亞文本則說是五個月。西方旅行者對蘇門答臘最初的介紹出現在 H. Yule-A. C. Burnell, *Hobson-Jobson*, ed. fac. 類似加爾各答 (Calcutá)，1990，856 頁 b。
- (14) 在他 *Liber conciliator differentiarum philosophorum et medicorum* 一書中 (我查閱了佛羅倫薩 1520 出版的頁 94r)，阿巴努 (Abano) 畫了一幅圖解釋馬可·波羅在蘇門答臘所看到的天空。
- (15) 阿普德·波焦·布拉喬利尼 (apud Poggio Bracciolini) *Historiae de varietate fortunae libri quattuor*，巴黎，1723，頁 130。
- (16) 我說的插圖說明是 T. 加斯帕里尼·萊波拉斯 (T. Gasparini Leporace) 複製的，地圖世界 (*Il mapamondo di fra Mauro*)，羅馬，1966。
- (17) 《地理大發現的神話和烏托邦》1，哥倫布和他的時代 (*Mitos y utopias del descubrimiento, I. Colón y su tiempo*)，馬德里，1989，頁 72 起，頁起。
- (18) 在帕薩迪那市的亨廷登圖書館 (Biblioteca Huntington de Pasadena) 保存的世界地圖上，錫蘭位於馬來半島 (Áurea Quersoneso) 左邊；貝爾納多·西爾瓦諾 (Bernardo Silvano) (1508 的《托勒密學說》)，馬丁·瓦爾德澤米勒 (Martín Waldseemüller) (1513 的《托勒密學說》) 也是這樣認為。

- (19) *Luculentissima quaedam terrae totius descriptio cum multis utilissimis Cosmographiae incisiis nouaque et quam ante fuit uerior Europae nostrae formatio*, Nuremberg, 1515, f. CXLIIIv: “Taprobana hodie Samotra” (1523: “Samothra dicta Taprobana”)。
- (20) 提到蘇門答臘時這樣寫道：“manifesto colligi possit, hanc verè Taprobanam esse, licet extensioris magnitudinis quam Ptolemaeus opinabatur” (*De orbis situ ac descriptione*, Amberes, 1565, s. p.)。
- (21) 《印度歷史》(*História da Índia*) II, 111 (I, 頁 458)。
- (22) 《旅行》(*Viaje*)，頁 184。
- (23) 《印度一般和自然歷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XX 3 (BAE 188，頁 236b)，35 (頁 301b)。
- (24) BAE 22，頁 158a-b。
- (25) 《印度的一般描述》(*Descripción universal de las Indias*) (BAE248，頁 295a)。
- (26) 我引用的是 E. 阿森西奧 (E. Asensio) 寫的序，給加斯帕·德·萊昂 (Gaspar de Leão) 出版的《迷失者的醒悟》(*Desengano de perdidos*)，科英布拉，1958，P.XXL。
- (27) 拉穆西奧，頁 905 起。
- (28) 有趣的是這七個島是加那利群島。
- (29) 拉森的判斷是很隨意的，就像羅德那樣(《希臘·羅馬》，頁 252n)。
- (30) 《東亞托勒密地理研究》(*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英國，1909，頁 593 起。我對這本書的瞭解得益於我與魯伊·洛瑞羅的友誼。
- (31) 《奧費爾地區回憶錄》(*Commentarius de Ophyra regione*) 這樣寫道：“Somatram insulam, quam multi falso opinati sunt esse Taprobanam; ut enim a nobis in quibusdam nostris geographicis obseruationibus satis disputatum est, constat eam esse insulam Taprobanam, quae his temporibus eodem ipso paene nomine Seilam appellatur”。
- (32) 《亞洲，三十年代》*Asia*, Década III, 2 1, (V. pp.109-10)，提到目前已經遺失的《地理》(*Geografía*)。
- (33) 見 E. 阿森西奧 (E. Asensio) 給加斯帕·德·萊昂 (Gaspar de Leão) 出版的《迷失者的醒悟》(*Desengano de perdidos*) 寫的序。
- (34) 見《印度和中國》，頁 41。
- (35) 拉穆西奧，頁 904。
- (36) 見克羅爾，*RE. c.* 682，頁 49 起。
- (37) 與此相反，羅德(《希臘·羅馬》，頁 252) 認為西米是從棕櫚葉中而不是從杆莖植物中提取的，同時認為其葉實像豌豆的說法沒有道理；但有必要承認兩者的製作過程存在某種相似之處(見奧多里科·德·波德諾內的描述《印度和
- 卡塔伊》，頁 467)，羅德提到的不準確之處有可能是羊卜路理解錯了。
- (38) 見我寫的文章〈印度的島嶼〉(“Las islas de la India”)，島上世界 (*Los universos insulares*)，《中世紀神學記錄》(Cadernos CEMYR)，拉古納 (La Laguna)，1995，頁 157 起。
- (39) *L'universale fabbrica del mondo, overo Cosmografia*. Venecia, 1582, p. 268: “e di quà [la isla de Sumatra] s'estrahe tanta copia d'oro, che tal volta arriva a due conti l'anno; quindi si puo giudicare questa esser stata, si per ciò, si anco per la lontananza del paese, bisognando girarla gran parte per andar a Singapura, si ancora per la quantità dell'avolio, del legno d'Aloe e dell'altre cose aromatiche l'isola dove Salomone faceva navigare ogni anno la sua flotta per il mare Rosso, dove ancora arrivò Iambolo, che si partì dalla Trogloditica.” 之後，提到“小爪哇”(頁 270)，但沒有意識到是同一個島。
- (40) *Geographiae sacrae pars altera, cujus pars prior Phaleg de dispersione gentium et terrarum diuisione facta in aedificatione turris Babel, pars posterior Chanaan de coloniis et sermone Phoenicum agit*, Cadomi, 我使用的是弗蘭克福特·阿馬·梅因 (Frankfurt am Main) 出版的，經吉森 (Giessen) 的東方語言教授戴維·克羅迪歐 (David Clodio) 修改，1681，法郎格 (Phaleg)，II 27 (頁 160 起)，沙納 (Chanaan)，I 46 (頁 770 起)。博沙爾 (Bochart) 也認為塔普羅班納與聖經中的奧弗 (Ofir) 是一致的；塔普羅班納可能是從阿拉伯語 Taph Paruan，來的，‘伯爾萬海峽’ (由此而來《歷代志》第二部 *Peruain* 3, 6 (*Peruain* de II Paralipómenos 3, 6)，希普洛司 (Hippuros) 港就相當於奧弗和聖經中的地名 Paz (頌歌 *Cantar* 5, 2)，而烏法茲 (Uphaz) (Daniel, 10, 5) 相當於希臘時期塔普羅班納的帕西斯海灣 (golfo de Phasis) 和帕西斯河 (rio de Phasis)。韋塞林 (P. Wesseling) (狄奧多里 *Diodori*，頁 471) 批評博沙爾把羊卜路的神話當成真事了；請查閱羅德，《希臘·羅馬》頁 256n；維納爾齊克，頁 140。
- (41) *Observationes ad Pomponium Melam de situ orbis*, La Haya, 1658, 頁 274。
- (42) *Ibidem*，頁 278。
- (43) 韋塞林，狄奧多里，頁 470: “In insulam Taprobanem, quae nunc Zeilan, non male haec quadrant”。
- (44) 〈羊卜路烏托邦式遊記及故事〉(“The Itinerary of Iambulus Utopianism and History”)，*印度人文與法律研究* (*Indology and Law*)。鄧肯，德萊特問題研究 (*Studies in Honour of J. Duncan W. Derret*)，威斯巴登

- (Wiesbaden), 1983, 頁18-55, 他用崩陀羅笈多王時代和中世紀的資料和文章來解釋羊卜路的故事。
- (45) “Mit dem Südwestmonsun nach Ceylon. Eine Interpretation der Iambul-Exzerpte Diodors”, *Würzburger Jahrbücher für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 nova série, XI (1985), 73-85.
- (46) 我強調了這一點在“幻想之島”(“As ilhas imaginárias”), 海洋 (*Oceanos*), 46 (年6/7月), 頁12起。
- (47) 這也是另一個神秘島嶼的特點, “索利斯提蒂奧斯島”(“insula Solistitionis”), 那裡既不冷也不熱, 四季如春, (迪亞斯 M. C. Díaz y Díaz, 《後中世紀加利西亞以外的夢幻》(*Visiones del Más Allá en Galicia durante la Alta Edad Media*),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85, 頁117。
- (48) 阿里亞諾, 印度之迷 (*Cosas de la India*), 31 (見《印度和卡塔伊》, 頁351頁起)。
- (49) 據克羅爾, (*RE*, c. 682, 56ss.), 這種對赫里奧斯(Helios)的崇拜“讓人聯想起古時對太陽神的膜拜”。
- (50) 普利尼(Plínio), 自然歷史(*Historia natural*), VI 86 (《印度和卡塔伊》)
- (51) 《托勒密體系》VII 4, 6.
- (52) 見狄奧多·西克魯, V 44, 3. 另一處奇妙的太陽泉在非洲(希羅多德 Heródoto, IV 181, 4)。
- (53) 特奧多羅·德·薩莫特拉西亞(Teodoro de Samotràcia)這樣表示, 因為宙斯(Zeus)出生時連續不斷笑了七天(雅各比, F Gr. Hist 62 1)。
- (54) 見維納爾齊克, 頁147起。數位7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經體現在梭倫(Solon)把一周安排成七天, 《哀歌》(*Elegias*), 19 Diehl。
- (55) 奧德塞, VII 259. 有些神話作家斗膽反對荷馬: 根據阿波洛多羅(Apolodoro)是五年(《叢書》*Biblioteca*, VII 24)而根據伊吉諾(Higino)是一年(《寓言》*Fábulas*, 125, 16)。
- (56) *De varietate fortunae*, 頁130。
- (57) 見拉文施泰因(E. G. Ravenstein), 馬丁·貝海姆(*Martin Behaim*), 他的生活和他的世界(*his Life and his Globe*)倫敦, 1908, 頁86。
- (58) 見《印度和卡塔亞》, 頁162。
- (59) 見羅德, 《希臘·羅馬》, 頁247 n.1。
- (60) 譯者注: “côvado”(來源於拉丁文)是古時長度單位, 相當於3拵, 或66釐米, 根據《新奧累奧字典》(*Novo Dicionário Aurélio*)。
- (61) “在紅海的一個島上, 有一個混合人種居民(*commixtae naturae*), 據說會將各種民族的語言; 一旦認識了, 遠遠見到, 就能叫出人的名字, 讓人很驚訝, 目的是為了騙過來吞吃掉。”(《魔鬼書》, 40, M. 豪普特 M. Haupt, 奧普斯庫拉 *Opuscula*, 萊普奇格 Leipzig, 1876, II, p. 233, 我對其中讀到的 *eorum cognitos* 不滿意, 我祇翻譯了與之接近的意思; 也許有必要糾正 *eorum incognitos*, ‘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性格’)。見羅德, 《希臘·羅馬》, 頁247 n.2。
- (62) 《紅海遊記》, 20 (《印度和卡塔亞》, 頁264)。
- (63) 見《印度和卡塔亞》, 頁41。
- (64) 見《印度和卡塔亞》, 頁154。
- (65) 原文為: “in quest ixola se dixit esser una aqua nela qual bagnando el fero el se fa oro”. (XIV, 36).
- (66) 原文為: “se dice esser un lago in questa isola que metandoli ferro diventa oro”. (XIV, 39).
- (67) XII 2: 《印度和卡塔亞》, 頁462-63。
- (68) 狄奧多·西克魯, VII 50。
- (69) 愷撒, 《高盧人的戰爭》(*Guerra das Gálias*), IV 1.
- (70) 《頌歌》, III 24, 9ss.
- (71) Th. 莫姆森(Th. Mommsen.) 出版, 頁219起5頁。
- (72) 羊卜路和他的同伴變成了替人受罪的人, 或 *pharmakoi*, 對此, 希波納克斯(Hipónax) (5-10 West) 提到非常奇特的資訊。馬賽(Marselha)也有同樣的習俗, 這在佩特羅尼烏斯(Petrónio)的著作 *Satiricón* 中有一段如今已經丟失的文字中有提到, 可能是摹倣羊卜路: 罪犯在馬賽的群體中生活了一年之後, 被用枝葉裝飾, 穿上聖衣, 參加儀式的當地居民用無數的詛咒, 為的是把威脅群體的所有不幸都降臨到罪犯身上; 然後, 很有可能被趕到海上去, 就像埃塞俄比亞人所做的那樣。羅德(《希臘·羅馬》, 頁244 n.2) 中說, 在太平洋的有些島嶼上, 死去的和病重的人會被放在小船上放入海中; 古時的德國人也有同樣的習俗。根據埃文梅洛(Evémero)在耶拉(Hiera)聖島上, 死人是不能埋葬的, 祇能被帶到臨近的島上。這種習慣在西方也有記載。據克雷斯基斯(Cresques), 在愛爾蘭, 人是不會死的(索里諾 Solino 筆下的阿塔納圖 Atánato' 不死島' 的重現), 因為當人們老到快死的時候, 就被帶走了: “被帶到島外”(《1375的地圖世界》, 巴塞隆納, 1983, 頁31), 指的是被帶到死人島(見多梅尼科·西爾韋斯科里 Doménico Silvestri: *De insulis*, s.v. 'Iberia')。
- (73) 這是埃拉克利托(Heráclito)確定為一代的時間: 父親看望兒子的周期是, 當父親自己也成了父親, 也就是爺爺時, 才能去看望自己的兒子。贖罪期讓人想起普盧塔克(Plutarco)筆下的故事, 據馮·阿尼姆(H. von Arnim), 故事也是取材於描寫神奇旅行的小說: 每過三十年, 當土星進入金牛座, 陸地上(被海洋包圍的堅實土地)的人就向海上派遣一支探險隊, 被神祝福的島嶼在三十年中向土星祈禱: 過了這個階段, 被派出去的人可以回到故土, 換人

再去。但在這種情形下，不是作為一種處罰，而是派出代表去探險，就象希臘人派人去提洛（Delos），為了向阿波羅（Apolo）表示尊敬。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傳統習俗，雖然有所改變，但一直在阿拉伯人的神話島嶼中持續存在，在一個島上，土星每過三十年就會徹底燒燬：這時，島上居民被迫離開，等火徹底熄滅，才能再回到島上。（《伊斯蘭奇事，中世紀阿拉伯遊記》（*Islario maravilloso. Periplo árabe medieval*），阿廖里 A. Arioli，巴塞隆納，1992，頁50和頁144起）。派遣代表變成了一種流放，土星島和陸地交換職能。

- (74) 圓形成了奇特島嶼的特徵：赫里福德（Hereford）的平面球體圖上的天國也是圓形的（s. XIII）。
- (75) 所有未開化民族（赤塔人和埃塞俄比亞人）的相似之處被希臘人多次提到。（見羅德，《希臘·羅馬》頁246 n.）
- (76) 博沙爾，《沙納》I 46, p. 775，在解釋這種彈性時與墨卡托提到的在塔普羅班納的小丑聯繫起來：歷史學家埃利安諾（Eliano）曾說起過的巫師和魔法師（*Varia Historia*, VIII 7）。
- (77) 我讀成是“鼻子”而不是“耳朵”的猜測（Eichstädt，羅德《希臘·羅馬》頁246 n.1，加西亞·瓜爾（García Gual）：《*Orígenes*》，頁71）。說到另一篇文章，有可能說的是非洲東海岸黑人的一種習俗：“他們的國王和首領左耳上戴着沒有錘舌的小銅鐘”，貝爾納多·德·布里托（Bernardo G. de Brito）：《海上悲劇史》（*História Trágico-Marítima*），歐洲·美洲袖珍書，II，頁131）。作者注：“鼻子”一詞沒有在文中出現，因為我把“Las ventanas de su nariz”翻譯成“鼻腔”。
- (78) 《奧德塞》，VII 120-21。
- (79) 根據拉森，這裡提到的是種姓制度（由於這個原因，才把事情發生的地點設在巴厘，它與爪哇一樣，是唯一的有這種社會組織的島嶼。與此相反，另一些論點，像羅德（《希臘·羅馬》，頁251 n.1；也見克羅爾，*RE*, c. 682, 35ss.）則認為限制一個群體的數量本身就是違反種姓制度的。
- (80) 雅凱（E. Jacquet）：《*Journ. Asiatique*》，N.S., VIII, 1831, 20ss，把 *kharkatères* 譯為“輔音”，把 *semainonta* 譯為“母音”。對拉森來說，輔音有七個，母音化可以產生28個音節；克羅爾（*RE*, c. 681. 42ss.）則認為，單詞是由七個“簡單原始的字”組成的。都是沒有根據的理論；但是，羊卜路試圖找到對應關係（這種情況下是不存在的）字母和音素之間的關係，就像羅德（《希臘·羅馬》頁254）認為的那樣。加西亞·瓜爾（*Orígenes*，頁72 n. 9）聯想起由九個片語組成，可以從四個方向念的識字課本，那是受人尊敬的埃文斯（Evans）為印度人發明的。
- (81) 這是中國的文字書寫方式，而不是印度的。
- (82) 我讀成丁多夫·羅德（Dindorf. Rohde）（《希臘·羅馬》，

頁248n）的猜測：植物很有可能分兩種，曼德拉草就是如此，因此這裡所說的植物有可能，有白的（雄性）和黑的（雌性）。

- (83) 是由圖騰的鳥來完成這種考驗，古代的斯巴達人也用這種方式淘汰弱者。
- (84) 這些劇烈的海浪很有可能指的是，古代和現代的航海者們看到的卡什河（Cache）上的激浪。
- (85) 意思是天空。這是斯多噶學派的理論（見克羅爾，*RE*, c. 683, 5ss.），博沙爾（《沙納》）把羊卜路的這一段與本哈明·德·圖德拉（Benjamín de Tudela）的《旅行》中的一篇文章作比較，我按照他的理解翻譯如下：“在神廟的聖壇前有一個很大的坑，坑裡每天都點着巨大的火把，阿拉伯語叫做 *Alhauta*，讓孩子們從後面經過。”（據博沙爾，*alhauta* 意思是 *vorago*，而不是阿里亞斯·蒙塔諾 Arias Montano 抄寫的 *divinitas*。）但是，在現代的版本中，'vale' 讀成 *fosso*，同時接受了阿里亞斯·蒙塔諾所解釋的 *Elahuta* 詞義是“神”，馬格達萊娜·農·德·德烏（p. e. J. R. Magdalena Nom de Deu），《本哈明·德·圖德拉的旅行記》（*Libro de viajes de Benjamín de Tudela*，巴塞隆納，1989）；可以看出，羊卜路與本哈明·德·圖德拉的說法沒有甚麼聯繫；奎隆（Quilon）居民中猶太教徒的描述最接近希臘的版本：“清晨人們跑去迎接太陽，因為在每個神廟中都有一個太陽，那是使用了巫術做成的。”
- (86) 印度的島嶼沒有葡萄酒，因此，拉森解釋說這是從一種棕櫚葉中提取的汁（與羅德在《希臘·羅馬》中的說法矛盾）有道理。
- (87) 可能指棉花（博沙爾《沙納》，也請查閱克羅爾 *RE*, c. 682, 51）。
- (88) 說明沒有奴隸，克羅爾（*RE*, c. 683. 9ss.）也偶然提到過。
- (89) 韋塞林這樣糾正；手稿寫的是“祈求”而不是“節日”。
- (90) 可能叫赫里奧波利塔伊（*heliopolitai*）。
- (91) 我有所保留地尊重韋塞林和羅德（《希臘·羅馬》p. 245 n. 1）對手抄古籍：*stephaniaiōus*，的理解。賴斯克（Reiske），之後是奧德法瑟和克羅爾（*RE*, c. 683），修改了此手抄古籍，所以應該是“一掌尺”：該植物應該有23釐米寬。
- (92) 羅德（《希臘·羅馬》p. 245 n.1）舉了另一些植物和動物與太陽關係的例子：其中說到神奇的 *Calístenes* 假樹，在月亮出現的時候發芽，月亮消失的時候凋零。
- (93) 對帕利伯羅塔 *Polibrotá*（帕塔利普特拉 *Pataliputra*）的說法主要來源於墨伽斯底涅（見克羅爾，*RE*, c. 683. 42ss.），他曾在昌德拉古普塔（*Chandragupta*）王宮生活過幾年。

裘楊健 譯